

宜昌雜憶（續完）

裴軫

宜昌大病救命記

三峽大水壩的祕辛

于國楨離職後接替于國楨當行政專員住節宜的是錢法銘，他與鄂籍實力派朱鼎卿有歷史關係，方靖之第十三師任師長，錢法銘為其政治部主任。當時朱鼎卿在省府主席張篤倫面前有發言權，所以推薦錢法銘任宜昌行政專員，兼宜昌市



在宜昌生了一場大病，病後所攝的本文作者。



本文作者近影。

籌備委員會主委。這人還是我嶺縣同鄉，我素知他是位不學有術之人，對他印象並不太好，他呢，專門和地方幫頭大爺，綏署高級人員拉關係。因為我於他到差接事，未曾發動地方民衆團體聯合歡宴，他心中甚表不滿，他在背後揚言，如今他是地方長官，裘某不過是子民，我總要找機會使他非求我幫忙不可。潘之小舅子前次要接辦戲

院不遂，他獻計，不妨來一套硬的。因此幫頭派出惡徒，晚間演戲正熱鬧之時，在圍牆外丟進一粒手榴彈，轟然一聲，落在空地上並無傷亡。但觀眾驚慌，因我及時進場請大家不要亂，放心看戲，如果在這時亂跑出去，可能惡徒乘機又來一手，難免傷亡，我已通知城防部隊出動，過一段時間，自然平靜無事。手榴彈丟進為何投不進場

子，因為我的院子有六百方面積，場子祇需一百多方，四週均可保留卅公尺空地，圍牆又高，擲投爆炸物，一定在空地著落，及不到場子，何況場子又有一堵牆，這是我在開始興建時便已想到，為觀眾安全而設計。過不久惡徒又在大門邊放了一個定時炸彈。戲照例都是晚間十一時散場，那天正演連本戲，演員賣力，特別拉長了半小時；但定時仍在十一時爆發，炸毀了大門門廳，亦未傷人。這是我的運氣，假使正遇上散場之時爆發，至少會有一二十人傷亡。從此

我將戲院停演，戲班包銀照拿，我的事業已不在乎戲院之收入，堅持非治安機關，有確切保證，不再開演。當然宜昌警察局的薪水費大成問題，我未嘗要向錢法銘低頭，反而他為警察經費自己去向綏署要求保障。

這時我的精神集中在建築方面，特設建昌公司，在雲集路造了一批上海式石庫門衙堂房子，一共五十戶，出售出租均是有利之事，又開辦了碾米廠，在當時宜昌是獨門生意，磚瓦更是賺錢。美國已派技術人員到宜昌，在大水壩壩址從事鑽探，洋人到宜昌，在城內還有桃花嶺高級洋樓可供住用。可是宜昌至壩址約有十二公里之水程，每天來回非常不便，洋人便向錢法銘要求趕快在平善壩村落興建辦公廳舍，及洋人住宅、倉庫、發電機房等。錄法銘以宜昌市籌委會主持人向我要求支援，我一再表示無能為力。但他機伶得很，他轉告洋人出面直接和我交涉，可能辦得快，洋人辦事仔細得很，他們要我承擔此批初期工程，還考察我的建築能量，實地到密廠去考察，並且調查工資，磚價之類。假使我是一般商人，有此機會定會抬價大敲洋盤竹槓。但我知道義利之辨，給他一個非常平實之價，當時洋人還不相信我出價會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低廉，他們說曾在街上問過價，好像沒如此便宜吧！我告訴他：那是一個組織能力的問題，我有生產設備，又有工人、車輛、船隻，配合起來發揮力量的結果。我舉例說明：你便懂得其道理，我將一萬塊磚賣給你，這是這個價錢，還要給你送到現場。假使我不收磚價，算送給你，由你自己雇工來密廠搬運，

那麼你所化的搬運費，一定比買磚之價還要高。因為你沒有運用組織力量的配合。翻譯的舌人還弄不清語意的重點，祇從話語的字面直譯；但洋人已點頭會意，說是合乎科學管理的道理，因此洋人信任我，立即簽約施工。當時還是鑽探地質的階段；可是爭取美國支援的行政院長宋子文已下台。當年國人對三峽興建大水壩，有持反對之見，歸納起來，約有二點：如此巨大工程，發電量遍及全國之半，關係民生福利固巨；但就軍事而言，若給敵機炸毀，影響之大，會搞成全國大亂，主張這一說法的，是樞府担任戰略作業的劉斐（字為章），這劉斐多年參與樞府機密。但他是匪諜，因為毛共接受史大林指示，要極盡所能反對這一工程。另一說法認為美國的條件是直航重慶，我國剛取消不平等條約，如果又把內河航行權授予美國，我們絕對不該再簽這樣的條約。行政院迫不得已正式下令停止鑽探，使洋人們搖頭歎息。

城防工事一場風波

當時杜魯門政府已派馬歇爾特使調停國共之爭，我們若能堅持完成三峽水壩，讓美國投資二十億美元，則對毛共斷然不會姑息，以美國利益所在，至少要維持長江以南地區之確保，即使杜魯門馬歇爾感情用事，對我國府不予堅強支持，為了美國自身利益，國會議員當然會出頭爭吵，可能也不至弄到發表白皮書那麼絕。錢法銘兼宜昌市籌備會主委，他將已興工之辦公廳舍，經費立即停付，揚言行政院不會撥下來，其實他騙騙

老百姓是可以，我曾經任軍公職多年，深知，行政院對進行鑽探工程，當然先撥經費，然後洋人們才會到宜昌來。如今明令停工，祇是以後的經費，不再撥付而已，斷不致拖欠承攬工程之廠商。我向錢法銘要錢，是有契約根據，那知他說錢是沒有，叫我去拆毀，以舊料作價抵付。我沒有同意，平善壩興建的廳舍，仍然存在。但對錢法銘我心中記恨，認為錢法銘硬揩油，創我的黃瓜，我不予計較，忙着自己的事業，我有餘款，盡量購入地產，宜昌許多舊業主，逃難到後方，未曾發到財，如今房屋已毀，欲重振家業，又乏資金，於是許多人將熱鬧街道之地產出售，每方丈是以一兩黃金的市價成交，我買進最多，總共在八千萬以上，地段都是最好的。並在天官牌坊附近河水巷廿六號買到二畝基地，營建住屋，正屋二樓洋房、廚房、門房、工人房一應齊全，都在正屋前後拱衛，在宜昌新建住宅，當以我這所是數一數二的了，我給他題額：「刻曲小築」，我是不忘刻溪上游故鄉而已。我沒有做熱門生意如金鈔、花紗、香煙之類，三斗坪商人遷入宜昌最多，他們還是做這些賺錢，我做的是最笨、最苦的事，又是別人不易做，或不願做的建築業。我過於相信宜昌未來之遠景，以為購地皮是可以成為上海地產大王哈同、沙遜一樣的發達。做夢也想不到，會在二年之內，大局竟壞到不可收拾。

不久專員公署奉令要建城防工事，錢法銘和商會協商多次來籌款，總數是法幣九億，銀錢業公會、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行之外，還有湖

北省銀行，四川聚興誠銀行及信孚等三四家錢莊，祇出八千萬元，花紗公會出一億二千萬元派在我個人名下則有四億。這件事我不接受，讓商會理事長任子卿奔波幾次，我仍然是堅持，最後我提出條件：我承辦四億，可以同意；但必須錢法銘離職為條件。這在任子卿以商人眼光來說，民不與官鬥，何況老百姓又有什麼權力可使行政專員走路。在我心目中，這門檻很簡單，我要任子卿召集各理事再開會，這次當然我參加，還請中央社宜昌記者，及宜昌日報社長張昭麟一同旁聽。到時我公開說錢法銘之非法欺詐，我不願意將城防工程款交給他，故而我不同意承辦他所派定之四億。如果錢法銘離開宜昌，我出四億不成問題。宜昌日報照當時我所宣佈的很詳細揭載，中央社也發了電訊，省主席張篤倫立即將錢法銘調沙市行政專員，宜昌專員則由縣長蔣銘升兼，一場風波總算消散了。

臥病醫院忽罹火災

于國楨到瀋陽見到陳辭修，他報告在宜昌苦幹實幹情況，順便提到我在宜昌做老百姓，事業很發達，有才華的人幹什麼都會有突出的表現。可是陳辭修聽他這麼說，不免歎息，他說：裘某是人才，在宜昌有什麼意思，還是叫他來東北幫我做事。于國楨表示他沒份量請得動他，除非總長親去電報邀請。陳即向于要地址，于告訴他：宜昌探投裘某，就可收到，裘某在宜昌幾乎是無人不曉的！

我接到陳總長發來的電報，當時很覺意外，

電文簡略：「宜昌探投裘診，希即來瀋陽面晤。」我想不到于麻子給我添麻煩，後來接到于麻子的信，才知就理。我心動了，為家庭生計而來，我兩年之內已成宜昌首富，一家人可以享受不盡。事業已有基礎，不妨再去幹公職，所以決定去瀋陽。但是去瀋陽，必須搭下水長江輪到上海，再搭飛機去瀋陽。宜昌機場早已荒蕪不用。我在離宜昌之前，也需要一番安排，因為目前有五六百人靠我的事業生活，我不能一走了事，而且我表面雖然富裕，但內底缺少現金頭寸，支持這局面，頗不容易，而且我素以治軍手法，不管是廠、場、戲院，公司行號等都未培養接棒之人，都取決於我，我專斷慣了，換了生手未必服貼，特別為了燒磚瓦，買不到煙煤，白煤又不能用，現在是燒柴，每月需要量總在一百萬斤以上，都得鄉間保甲長合作支持，發動民衆採伐，源源供應。當時宜昌附近一二百里方圓山上，歷年無人買柴，現在採伐正合鄉民需要，可以補貼生活。我一旦離開宜昌，保里長們會不會刁難，居奇抬價，逼得我兩處密廠無柴可燒而倒閉。所以我親自到鄉間踵門拜訪，說明即將出門遠行，密廠的事已指定某某經理，仍請繼續幫忙，供應柴薪。我這個人在他們心目中是執掌帥印的下野將軍，竟而光臨，使他們大有蓬蓽生輝之感，酒肉招待，我則大送禮物套個交情。這正是暑熱最盛的陰歷七月，我平時已因工作繁忙，透支體力太多，這幾天又在鄉間冒暑奔波，白天是卅六七度的氣溫，祇穿紗衫汗衣，尚且流汗不止，那知到了夜間，我停宿在保長羅新然的家中，在客堂臨時

開舖，人因疲勞太甚，睡得很熟。那知天候忽然一陣暴雨，暑氣頓消，氣溫迅速下降十多度，我因未醒，未加衣蓋毯，到天明醒來，已頭痛發燒，四肢無力，乃雇轎送至長江邊上船，到宜昌尚有水程六十餘里，逆水行舟，至少需時三小時，重感冒經江風吹了半天，問題自然更嚴重了。到宜昌時，我未先回家，就去看了一位西醫李芳圃博士，他在宜昌負有盛名，我告訴他得病緣由，更告訴他，我已購了船票，在一週內即將遠行，請求快速治愈，不耽誤行期。他診察了一番，體溫高至卅九度，就給我打針吃藥，回家休息。當天似乎輕鬆了點；但到第三天更感沉重，全身癱軟無力。又另請了一位來診，醫生說這樣的重感冒非半月以上治療不可，你要求快速，那位醫生可能給你注射嗎啡硬壓，如今沒有快速辦法，祇好慢慢來，把船票轉讓別人。可是吃他的藥，也未有起色。又請了中醫，服藥亦未見大效。當時有一位第一綏靖區奉命留守宜昌，為軍眷治療的軍醫，他特地來看我，覺得病勢沉重，已不能起床，他勸我還是去住院，弄清楚病情，這絕不是普通的感冒。於是我被送進了濱江路的普濟醫院。是一所規模很大的教會醫院，一經美籍醫師診察，他斷定是肋膜炎，且已腹腔積水，必須用手術抽水；不然到積水化膿，便無挽救。這時是星期六的傍晚，他說：「我一個人為病患服務，忙得異常，明日星期停診，正好給你做手術。」我被抬進三樓的特等病房。第二天上午等他來抽水，等到十點多，他回到醫院，他是去禮拜禱告，此刻連忙為我準備，他說最多半小時就可以了。那

知這時醫院外江邊搭蓋的棚戶小舖失火燒了起來。我叫家人向窗外瞭望，距離相當遠，濱江路廿四公尺寬的馬路，江邊還有空地隔着，醫院是花園洋樓，何況又有圍牆，我所以沉着鎮靜，要家人不必慌張。可是江風強烈，江邊所有棚戶長街，都被火舌捲掃，不到半小時，連醫院以內也被波及，醫院中的人和住院病患都在逃避搶救，我家人大慌，我是軍人有定力的人，雖在病中，仍以爲憑這樣建築，也不會燒到三樓來。可是家人不時向窗外探看，愈來愈不對勁，這麼麼辦，我癱在床上，起不來，眼前又沒有工人可以救我，我妻和二個十多歲的女孩合三人之力，也無能將我救出，幸而我女孩有一位女友唐小姐是二十左右的年輕人，也是我建昌里的房客，他在場看情況很僵，她說：「你們扶他起來，讓我背負下樓，趕快呀！」我就給她們這樣弄下樓去，經過一樓扶梯，火勢熱力連我也感到了，一下樓就向花園逃，可憐唐小姐嬌軀將我放下草地時，她自己已暈倒了一陣子。當時宜昌消防設備幾等於無，我手下工人已有百餘人圍聚在火場四週，束手無策，他們確知我一家人都在醫院，眼見醫院全燬了，不見我一家人出去。我躺在花園草地上安全是安全了，外面人聲嘈雜，欲救無能爲力，我叫女兒爬上近圍牆的大樹，向牆外呼喊：爸爸在草地上，你們將圍牆撞倒，來救人哪！我雖安然出險，可是病況嚴重，就未回家，直接抬送省立宜昌醫院，是光復後開辦的，設備也不齊全。主治醫師也是虔誠的基督徒，他說：省立醫院設備不夠，連手術室都沒有，我本來不敢承擔做這樣的手術。但照你今天發生之事來看，似乎上帝在保佑你，使我信心堅定了。你試想想看。洋醫生如果不去做禮拜，那一定已給你完成手術。如果已做過手術，給火災一鬧，搬動下樓，又送到我這裏，可能你已無救。偏偏遲誤，又逃過一場火災，我想這應是上帝默默保佑你，所以我敢大胆放手給你完成手術。當天手術經過順利；但要經過十天才脫離危險期。

回首往事恍如一夢

醫生開出的藥，連漢口也買不到，打電報到南京，托友人代購，航空郵寄漢口，我派人專車等在漢口，一收到藥便趕回宜昌，我便這樣掙脫病魔的手。當時來看我的人，都爲我暗暗揪心，甚至外間謠傳，裘某祇有女兒，他的事業無人繼承，存心不良的大爺已在部署人事，強佔經營。但是吉人天相，我沒有病亡。可是虛弱得很，六個月以後才會起床走動，而且每天來請示待決之事太多，接觸的人也多，醫生非常着急，養病必須將煩人之事全部擺脫，否則病養不好，萬一復發，那非醫生所能爲力了。他說非易地療養不可。我接受了他的建議，決定去杭州西湖養病。我祇帶走旅費和一點養病的資金，更沒有安排逃難準備，將不動產變成現金，我到南京已是卅七年五月，陳辭修已辭本兼各職，患十二指腸潰瘍，住進上海江灣國防醫學院，由張先林爲他施行手術，後來遷往中正路（原爲法租界霞飛路）一千〇五十號玫瑰別墅休養，我在西湖住保俶路八十五號，在是年七月間我去上海問候這位老長官，

並說明上年未去瀋陽之耽擱，他留我做清客，聊聊國事之變遷，大人物在下台之後，也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他自我解嘲，宋子文休閑一段時期，一發表他任行政院長，他的滬寓門前西愛威斯路汽車擠滿了。以後一同來台灣療養，那是卅七年九月六日專機飛台。宜昌諸事仍由我妻在維持，當然和我自己在宜昌時，已不可同日而語，國事已不堪問，華北失敗，東北失敗，中原失敗，徐蚌失敗，這些地區離宜昌尚遠。潘文華以健康關係辭去第六綏靖區主任，由四川籍黃埔三期出身之康澤接替，可惜他從未帶過兵，也未作過戰，出戰襄樊，兵敗自殺未遂，不幸被俘。不堪折磨，聞已逝世多年。

宜昌地區由宋希濂軍團總部駐防，匪勢猖獗，宋亦無力抗拒，他和總部高級人員都住在我河水巷新居，到最後撤退之時，承他關注問左右：裘太太走了沒有？左右報告他裘太太和二位女兒已決定不走。她們女流能走到那裏去！宋斬釘截鐵說：那不成！副官去通知她們，叫她們立刻和總部最後一班輪船渡江再說。我家工人多，我妻立即摒擋八担行李，由工人挑過江，一同上路。渡江後向三斗坪行進，兵慌馬亂，又是山徑小路夜行，吃盡苦頭。在半途又遇土匪搶劫，將八担行李盡行搜去，我妻女便淪落爲難民，除各人身邊尚有少數銀元外，祇有一包宜昌不動產的契據而已。她二人流亡到萬縣，才和已在台灣的我聯繫上，當時台灣銀行與大陸不通匯，我要她們坐難民船到重慶，才得親友資助，添製了幾套換洗的小褂褲。那時買飛機票登記的不知有多少人

，幸承友好幫忙，不過十多天便買到機票，從白市驛機場起飛，中午到廣州加油，直飛松山機場，她們找到我的住處，每人手中拿着小衣包，像下女去上工那樣，還有一包宜昌地產權狀契據，我在宜昌所化心血，祇有這點可供紀念的文契。實質上是一無價值。

我回憶宜昌舊事，真像一場夢。到頭來一家人連衣物都不週全，到台灣重行奮鬥。我一生不做違心之事，樂於助人，宜昌貧病亡故無法葬殮者，我都出資濟財。今天回憶假使我不病倒，那一定去了瀋陽，東北軍事失利，我是不會坐飛機開溜的人，遭受折磨而死，事所必然。假定我不

生大病，就不會有易地療養的事，可能到危急時我還在宜昌，被匪清算鬥爭，定屬難逃。在醫院又遭火災，做手術遲誤了時間，等於救我一命，下樓再遲十分鐘則一樓樓梯被燒斷，我一家人可能葬身火窟，這正是上天保佑我一家平安脫險，而在台灣團圓，可算是難得的幸運！

庫之八 中外文

慈禧與珍妃

章君穀等著 定價拾捌元

慈禧與珍妃之間的恩怨怨，相互影響，是近年來最熱門的話題，兩位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曾由章君穀、徐荻芬、康僑、龍寶騏、王成聖諸位作家，搜集宮廷密勿，真實史料，撰寫專文，自在中外雜誌發表後，極獲讀者重視，頃應各界讀者要求，編纂成書，附以珍貴圖照，刊行問世。定價拾捌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中外文庫之三

一百五十歲人瑞實記

楊 森·李 寰·王成聖等著

現已出版定價十八元

四川二百五十歲老人李青雲一生事跡，及其延年益壽之術，自在中外雜誌連續刊登後，引起海內外人士熱烈反應，密切注意，其中尤有深具學術價值之討論。頃應讀者要求，輯印成書，列為中外文庫之第三種，業已出版。定價拾捌元郵購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或撥電話七七二四八〇號立即寄書。